

《一个灵魂，多次转生》心灵对谈

2010-3-20



布莱恩·魏斯[Brian L. Weiss]一位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，曾是接受正规训练的医生，权威的心理医学教授，主任医师，坚决的无神论者。然而，一位叫凯瑟琳的女子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，魏斯博士从此走上了一条他认为是更科学的探索之路——通过对前世的回溯和来生的前瞻，而治愈病痛，了悟因果，把握人生。

许多的世界名人、亿万富豪、政治领袖都曾是魏斯的病人，他受邀去各地演讲与开授催眠课程的时间表常年排得满满。欧普拉的脱口秀(The Oprah Winfrey Show)[]拉里·金的现场节目(Larry King Live)[]20/20[]48小时[]CNN的探索频道，以及数不清的杂志、报纸和电视节目中都曾以魏斯博士的研究为主题。

笔者月前于纽约邂逅魏斯博士，就《前世今生》到他最近新书《一个灵魂，多次转生》进行了一次珍贵的心灵对谈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于中国和他的中国读者，魏斯博士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渊源。

关于《一个灵魂，多次转生》的一次珍贵心灵对谈

和凯瑟琳女士的因缘际会

在《前世今生》一书里，和以前的受访中，魏斯博士多次谈到了他遇到凯瑟琳后人生的转变：

“遇到凯瑟琳之前，我发表了40余篇科学论文及专著，在精神药物学与脑部化学领域里，我获得国际认可的声誉。一点也不奇怪，我对“非科学”的领域，如“超心理学”，曾经是彻底的怀疑，而对于前世轮回的概念一无所悉，也不屑一顾。”

“哪想到催眠中的凯瑟琳莫名其妙的开始回忆前世，其中还有另外空间的高级灵性大师带来的教导。她所有的病症，在前世回溯后都获得改善。我惊愕万分，事件冲击了我，让我进入“轮回”、“灵魂”的世界，于是开始找寻科学与直觉之间的交点。”

“1982年，在我安静微暗的催眠诊疗室里，凯瑟琳以如雷贯耳般的奥秘，向我揭示有关我父亲与儿子的讯息，震得我双耳欲聋……我的手臂起鸡皮疙瘩。凯瑟琳不可能知道这些事，甚至也没有地方可查：我父亲的希伯来名字；我曾有个儿子，死于千万分之一机率的先天性心脏缺陷；我对医学界的看法；我父亲的和我女儿的命名。太细致、太充分了，不可能是假的。如果她能说出这些事，是不是还能说出更多？我想要多知道一点。有关我父亲与儿子的讯息，打开了我的曾经封闭的心灵，我开始认真面对来世与超异能现象的可能性。”

“谁在那儿？”我问：“谁告诉你这些事？”

“大师们。”她轻声说：“他们告诉我的。他们说活过86次。”

“带着对任何有关轮回转世的科学论文的强烈渴望，我翻遍了医学图书馆。读得越多，就越意识到，尽管曾认为自己头脑的每方面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但我的知识还是很有限的。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和出版物，都是由知名的临床医生和科学家们实施、验证并重复的，但是很少人知道。他们有可能都错了或者都被欺骗了吗？证据是如此的确凿，而我还是怀疑。不管确凿与否，我觉得难以相信。”

“这经验再加上随后其他病人的经验，我的价值观开始转变，从物质转入精神，而且更关心人我关系，不再汲汲于名利，我也开始理解什么是可以带走而什么带不走。确实，在这之前我一定也不相信肉体死亡后，我们的某一部份还有生命。”

“那几周，我重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一年级时所学的比较宗教课的课本。在《圣经》旧约和新约全书中确实提到轮回转世。公元325年，罗马康斯坦丁大帝和他的母亲海伦娜，将新约中关于轮回转世的内容删去了。”

在《前世今生》一书中也提到，大师们通过凯瑟琳共示现了10余次，谈话涉及到人类的不朽及生命的真正意义：“我们的任务是学习，丰富知识成为神那样的生命。直到我们可以解脱了，然后我们会回来教诲和帮助其他人。”

一个纯粹的现代科学家的根本转变

我们的这次谈话，也是从《前世今生》展开的。魏斯博士说他知道前些年他的书在中国很流行。看着中译本书中的照片，他说自己虽多增华发，但看起来样子还是没变：“这本书是在台湾出版的，但在中国大陆的许许多多的人，包括马来西亚和世界其他各地的中国人，我都从各地收到他们的回馈和电子邮件，所以我知道在九十年代这本书还是很畅销的。”

记者：这本书的中文书名翻译的很好。就让我们从书名谈起吧。因为你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耶鲁大学毕业的博士，当你谈到轮回和转生的时候，那一定是个很大的飞跃，无论是从唯物的角度，还是从精神的世界，你能否再多谈一点，那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？

魏斯博士：好的。在遇到凯瑟琳之前，我的世界不但是唯物的，而且是学术性的，那就是我的世界的全部。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，然后又到了耶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并接受从医训练。然后我在耶鲁大学，匹茨

堡大学作教授，在迈阿密大学任教时，我还是西奈山医疗中心的心理医学系主任。

那时我领导着一个治疗睡眠失调的中心，用的是电子器材所以是物理疗法，非弗洛伊德类型的，而是纯科学型的。我还领导着一个正电子发射PET频谱扫描中心。我做的就是那样的工作，我慎视一切，对我现在跟你要谈到的这些理念根本不信：那时我不信前生，不信精神，不信关于精神境界的追求。可以说，我非常左脑发达，善于思辩，纯学院派。

无疑是凯瑟琳促成了我这一生的巨大转变，但我前生前世中也在奠定着我这生转变的机缘。像我刚跟你谈到的，在我某一前世中，我是个佛家修行人。当我现在说到“我”的时候，我指的是这一世的布莱恩·魏斯。但如今我在看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不只想到我的一生，或一个空间。用此生说事情，只不过是方便了。

如今我能记忆起来的前世生命轮回中，我作过佛教徒，印度教徒，天主教徒，每生每世都不一样。举例说吧，和你在谈话的这一刻，我眼前浮现出我曾是如观音菩萨般的一位男佛的形象，袈裟上绣着心形的中文佛经中的字样，在我看来，多维的精神空间都是同时存在于一身。

一千多年前在中国 曾与道家神仙同游

记者：你去过中国吗？

魏斯博士：今生没有去过，但我很想去中国。从前我妻子去过，我也去过，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大概是壹千多年前的样子，那时佛教在中国非常兴盛，禅宗刚刚在中国兴起，我也多少参与其中，大约是佛教在向禅宗演变，将要传入日本的年代。

记者：是唐宋年间吗？

魏斯博士：没错！大约是那时候。我不记得太多细节，因为我可以看到事情，但不一定知道那是哪一个朝代。那时我见过道家的神仙，我的整个生活情景就是一位道士的一生，很不同。和我在一起的有其他五六位道家神仙，我无法记忆起所有的细节。

现在这听起来不是科学，因为它和我这世的生命对不上号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样的体验发生过很多回了。有通灵术的，或有其他本事的人跟我说：“我看到你有两个形象，其中一个总是一位中国老人”。我想也许这来自于我在中国古代做道士的那一世。我发现我现在所做的许多事情更接近东方的宗教，与佛教，特别是印度教，有着非常强的联系。

（佛教中）前世的观念，善的观念，慈善的重要性，为什么遭受痛苦，如何减轻苦难，如何摆脱无常，这些概念和我在做前世回溯疗法中，所发现的事非常非常地相似。所以，我想去中国。我妻子更是想去中国，她非常想去看看那里的人民，去北京，登长城，她想去中国其他地方，去直接深入其中，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。

古老的，精神的，都是科学

记者：听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改变，从一个唯科学是举的教授转过来，但我想，对精神境界的探索与追求，是否是更科学的东西呢？

魏斯博士：是一个巨大的跳跃。但我依旧秉持着审慎明辨的心态。我听到过许多关于新世纪NEW AGE运动的事情，其中很多对我来说都不值得推敲，但也有一些确实有道理。现在，我希望我是一位思想开阔

的科学家，在不失我在逻辑思维、推理和科学研究的素质的同时，探寻精神世界。我认为二者并不相悖。因此我依然用科学的眼光审视一切。

我的背景也许使得我和这一领域的许多其他人有所不同。我曾是一位医学博士，做过教授，用现代科学的手段譬如正电子发射扫描仪来研究过人脑。但是如今我对那些古老的概念也能够接受，因为我发现甚至在古代的佛教中，也有许多科学在其中，那里谈到了原子理论，基本粒子，不同的空间，诸如此类。对我来说真的一点都不相悖，也许只是那时的人们和现在人所用来描述的语言不同罢了。可是很多古代的理论，都似乎正在被现代的科学和临床研究所证实了，证实着。

进入未来不是梦

记者：在你的这本新书里，你有什么新的发现呢？

魏斯博士：你说是《同一灵魂，多次转生》吗？它谈到了进入未来的事情。（进入）未来，对于我依旧是科学的。因为对我来说它和现代物理学紧密相关。我不是个物理学家，但当我阅读那些新发现时，譬如就我对超弦理论的理解，那就是在谈及多重空间，无限宇宙。

在我阅读现代天文学家的著作和其他科学读物时，我发现他们和我所做的工作殊途同归。因为他们也是在论述关于平行空间，可预期或不可见的未来，膨胀宇宙，无边苍穹。在我的工作中，我发现这些和我的病人催眠状态下所描述的是如此相似。唯一不同的是我的病人在描述时少了那些数学公式，但他们和超弦物理学家所描述的是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情境，同样的概念。

现在的天文学家确实承认多维空间的存在，所以我说前生来世是有着它的现代科学的基础的。如何将这两极完整地接合起来，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，但现代物理学中这些共通的发现，远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要神秘的多，玄奥得多。因而就我在实践中所发现的，可以说我比那些传统的精明的生意人，或对这些概念一无所知的现代人，应该更接近量子物理学，超弦理论和现代天文学。我发现谈论未来，也并不是什么不科学的事。

由梦想到催眠

魏斯博士：我对催眠的兴趣始于对梦的研究，有些人可以做具有预见性的梦，他们会梦到未来，而且将来的事情常常会按它们梦里的情形发生，对我来说，这非常奇怪，人们怎么可以梦到将来，而且未来发生竟然和梦里梦到的一样！

于是我就开始研究未来，因为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所研究的领域就是意识是如何工作的，如何左右事物，因此现代心理学需要了解人们是如何梦到未来的，或所谓具有前瞻性的梦，这就是我开始用前瞻疗法引导人们进入未来的来由。

我当时的想法是：如果人们能在睡梦中能进入未来，那么进入催眠状态时他们应该也可以进入未来。但问题在于未来是如此的不可预测，所以基于进入催眠状态的人在其中的自由意志，他所看见的未来可能也不是唯一，会发生变化。似乎每次梦中人的不同决定，也会改变他自己的未来。

比如说当时你有两种选择：或者你决定来到美国上大学，在这里访问我；或者你呆在中国做些其他的事情，你就会因此有了两种不同的未来。在我面前的你有着这样的未来，而如果你留在了中国，你也会有自己的未来，但一定是不同的未来，在不同的宇宙空间也许是这样的。可是他们却会有着某种联系。

这一切促使我看到了急迫的科学方面的需要，去研究这些现象，譬如我们的意识是怎样知道将来的事情？那些有着灵异能力或特异功能的人是如何看到的，科学依据又是什么？是否有一种能量和我们联系着？是否量子理论和超弦理论可以对回溯和前瞻疗法中做些解释？我认为这是需要探索的一个领域，一个并非与科

学不相容或相悖的领域。

能量方为根本

记者：谈到这里，我有个问题，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，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·魏尔泽克(Frank Wilczek)教授，因其在对基本粒子夸克的研究发现而获奖，他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：百年前爱因斯坦提出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著名的能量方程 $E=MC^2$ 但事实上当年爱因斯坦在发表该文章的时候，这个公式并不是这样形式的，它是 $M= E/C^2$ 魏尔泽克教授说他今天的获奖发现，他懂得了爱因斯坦最初的想法是：能量是比质量更为基本的物质来源，也就是说：物质是从能量产生的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宇宙连5%都不到，剩下的95%看不到的我们称之为暗物质或暗能量。他也认为，能量是更为基本的东西，能量产生物质，对此，你如何认识？

魏斯博士：我对爱因斯坦总是充满敬意。他是一个绝顶聪明，睿智超群，走在他的时代前面的伟人。当他自己的理论不能解释世界时，他敢于承认无知并继续探求；如果他的理论能解释一些现象时，他又在想着更深的事情，今天的科学也证实了他还是正确的。他的广义和狭义相对论中更正确之处，在于他对自己不能解释的暗物质，他知道还有另一种力量的存在，即便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我认为他已经预见到了（在他的这个最初形式的能量方程中）。而且，他后来成为一个很深奥的人，一个追求精神世界的人。

记者：对于他的后半生走入更精神的层面去探索，人们认为他很孤独，我却认为他很伟大。

魏斯博士：我也认为他很伟大！我同意他的预见，我依然对他充满敬意，我知道人们的确对他非常崇敬。当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但有意思的是，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我也正在普林斯顿读高中，那时从这个物质世界的角度看，我们也彼此很接近。这里有爱因斯坦的一段话，我经常带在我的随身活页夹里。是爱因斯坦关于灵魂为光学幻象所迷的一段话。

（一边交谈着，魏斯博士一边从他的文件架子里找出了一张印有引自爱因斯坦的纸，并扶了扶眼镜，一字一顿念了下去）

我找到了，爱因斯坦是这样说的：“一个人是我们称之为宇宙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部份，局限在这层时间和空间的框框之中的一个部份。他在体验，思想和感觉时，常常与整个世界脱离，生活在一个他自我意识所看到的光学幻象中。这幻象对我们来说如同监狱，它将我们囚禁在自己的个人欲望之中，便是有限的关爱，也只给了离自己身边最近的极少人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必须从这样的监狱中解放出来，将我们慈悲和关爱的范围扩大到能容纳所有的生命，整个自然”。

这就是爱因斯坦。

如冰块融化成水

魏斯博士：我想象在一定境界中，也许只有一个意识，一种能量，一个知觉，我们甚至没有语言能描述那样的境界。一切都是能量，难以言表。也许将来我们会有那样的词汇，也许物理学会发展到那一步。

但是，我认为也许在那个境界只有一种能量，一个灵魂，一个主体意识。做个比喻，我们人类就像一个个冰块一样：想象我们自己是有意意识的冰块，感觉上彼此独立，坚硬固体，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。想象这些冰块漂浮在冰冷的水上，冰块们还是感觉到彼此分离，但是如果你用温暖的能量去给水加热，冰块就开始融化，最终一切都融化成水，水从来就被比喻成精神。此时，冰块不再感觉彼此分离，他们只是进入了另一种不同的生命状态和振动形式。如果你继续加热，即便水消失了，变成了蒸汽，肉眼已经看不见了，但是我们知道哪些冰块就在蒸汽中，因为你可以将蒸汽冷凝成水，放入大小形状各异的容器中后，他们又会结晶成冰块。蒸汽之外的，对我来说是接近神的世界，或更高智慧的境界。我们还没有语言词汇能描述他们，因为我们只是冰块而已。我认为人类也像冰块一样，只不过升华的过程是用爱的能量，而不是热能来促成。

因此，当我们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像水一样，就如同冰块融入了水中。但是当我们振动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时，我们有如同蒸汽，在蒸汽之外，更外面更遥远的所在，我们已经没有语言能够形容，因为那就是能量，能量是超出了蒸汽境界的。反过来也有一个过程，可以使得你的能量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就成了人。我们人类是最低能，最缓慢的振动，就像冰块是水分子最慢的振动形式一样。

记者：你是在比喻轮回的过程？

魏斯博士：是这样的。但是我认为同时也是一个探索自然的过程。我们不光是有物质身体，就像冰块不只是冰一样，冰块还有可能变为水，化为汽，成为能量，甚至更深远，你将水分子分解，你会得到氢和氧，如果你继续分解，最终你会得到夸克，继续分解下去，最终你会到达物质的另一极，或者是再回到冰块。

历经“黑暗时代”后万物净化升平

这些年来，魏斯博士在自己佛罗里达的私人诊所接待病人之外，还应邀到世界各地讲座，其间许多奇妙的，生动的，似乎匪夷所思的，但又不令其意外的故事，无不在见证着前世，今生和来世的存在不虚。

魏斯博士在纽约曼哈顿短暂停留中，还为远道慕名而来者，现场进行了的回溯与前瞻催眠，数百人中，竟有一半以上当场就进入状态，或见其往生，或看到来世，甚至更大的看到了我们地球将来的命运。其中荷兰原趣(Vital Interest)公司的维乐敏·凯普[Willemijn Kemp]女士是听到消息后从阿姆斯特丹专程飞来的，在魏斯博士的回溯催眠之后，她流着眼泪讲述了她的所见：

“我遇到了我某一世的母亲。我们彼此握手，如同好久不见的样子。再往前的某一世，我遇到了我那一世的女儿，在这一世是我的大女儿；也遇到了那一世的孙女，在这一世是我的小女儿。”再往前追溯，维乐敏说她体验到了顺着DNA双螺旋结构状的梯子在往下走，像是在体验者她祖先的意识和记忆一样。

在他的新书《一个灵魂，多个身体》中，魏斯博士通过前瞻疗法，不仅使得许多病人消除了对今生的不安和恐惧，换以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未来，更是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这个地球上将会发生的巨变。

在陆续到来的未来岁月，催眠者普遍看到的是，我们的地球会经历如下的三个阶段：

在第一阶段里，基本上就是现在，“会有自然的或人为的各种灾难，惨剧发生，但还不是全球范围的。有毒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地球上人满为患，污染日剧，全球变暖，但人们还都活着，用斯蒂芬·桑德海姆[Stephen Sondheim]歌中的一句话来说，就是“我们还在那儿”。

在第二阶段里，“人类第二次‘黑暗时代’开始来临，我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黑暗，黑暗也许是净化的需要，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巨大规模的人会死去。”“人类只有部份人可以转生到那一时代。也许我们的主意识已经改变升华，因而我们将在另一境界，另外空间注视着那一切。我们也许已经不在地球上。我们有些个人的未来也许比地球的未来更走得远而高级；我们中有些人也许会转生在另外的空间与世界里”。

然后便是第三阶段，当那个阶段来临时，“一切都是那样的令人迷醉般地纯朴而简单，万物生机勃勃，世界成和平之乡”。有些人看到了：需要穿过乌云后才能看到那无比的光明，但无论如何，“他们（指被催眠者）全都看到了那种光明，他们都感受到了那种和平，他们都在被催眠后发生了身心的改变，（开始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）”。

在对数千例病人的催眠治疗中，魏斯博士发现，每个灵魂都是不朽的。地球就像杂乱无章的一间学校教室，各样的灵魂在那里转生演化，目的是为了找到信仰、学会仁慈并由此超越恐惧和愤怒。

前世、今生、来世就像一条风貌各异的河，前世的伤痛与乱石，是今世的困扰与学习的功课，而来生，则充满了各种可能，要转向曲折的支流？或汇入平静的海洋？一切，取决于当下的选择。

在《一个灵魂，多个身体》书中的最后，魏斯博士这样写道：

“斗转星移，我认为当更多的人们都去向往和追求一个更加和平与纯朴的世界时，那样的世界将会到来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记住：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永生。哎，太多的芸芸众生或者并不知道这一点，或者，在每日的纷繁俗事中，已经忘却了为何活在世上”。

布莱恩·魏斯【著作目录】

[布莱恩·魏斯]01.《前世今生 生命轮回的前世疗法》(Many Lives, Many Masters)——1988

[布莱恩·魏斯]02.《生命轮回 超越时空的前世疗法》(Through Time Into Healing)——1992

[布莱恩·魏斯]03.《返璞归真》(Only Love Is Real)——1996

[布莱恩·魏斯]04.《回到当下》(Message From The Masters)——2000

[布莱恩·魏斯]05.《前世今生来生缘 穿越时空的灵魂之旅》(Same Soul, Many Bodies) ——2004

(文章来源，百度文库)